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散文組 優異獎

〈換算人生〉

葉紫婷

自移民後，我的人生便充斥着不同的換算單位。

港幣兌美金 7.8:1，公里換英里差不多再多一點點，攝氏轉華氏的公式太難記，反正一年還是四季，四季卻又不盡相同。來到了才驚覺原來連日期的寫法都不同，這邊統一先寫月份。在眾多的換算中，日期是最難習慣的，寫錯了無數次，連填寫出生日子都要思前想後，偏偏這邊以表格繁重著名，看一次醫生幾乎要把祖宗列表帶在身上，填妥了 8 頁紙，105 條問題後才成功過關。幸好都是小病，不然早奄奄一息於醫院門外，看到醫生之前氣絕身亡。欸，死之前別忘了填寫死亡登記表。

在準備過來之前父親就說過，人在異鄉，為勢所逼，慢慢就會習慣。他有移民經驗，從大陸渡海足足三天三夜，同行的五個兄弟只剩下三個，自此以後，父親幾乎不去海邊，佯稱忘了泳式，毫無水性。小時候我和妹妹到游泳池嬉水消暑，他只會在池邊發愣，坐上一整天，不停撥弄頸脖掛着的項鍊，五粒不同生肖的金珠子，他的五個兄弟。好幾次我們想要把他偷偷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拉進水裏，孩童的惡作劇，他突然發脾氣，用力甩開我們濕漉的手，不要就是不要。我嚇了一跳，呆呆地看着父親，妹妹撅着嘴抱着泳圈跑回池裏。不要就是不要。父親後來解釋當時沒有帶替換衣物，若是掉進水裏便狼狽。我當然沒有相信他的話，父親很少發脾氣，他當時的眼神，堅定如準備赴死捍衛家園的前線士兵。不要就是不要，我知道了，每個人都有底線，扎根深入，不論是誰也無法隨意撼動。

是母親那邊的親戚申請我們過來的，我們家的經濟狀況跟投資移民完全沾不上邊，父母已到中年，並無專業技能，能夠順利入境拿到綠卡，簡直是奇蹟。父親說幫我們申請移民的四叔是我們家的大恩人，若是再繼續在那邊逗留，恐怕母親最後會被送進精神病院。我一邊安頓母親，從行李箱中拿出足以擺滿三層書架的藥罐，這邊的天黑得特別晚，將近八時的陽光仍然張狂，肆意地從窗的縫子竄進來，罐子反射出一種怪異的橘黃。母親默然無聲，整個人塌陷在我從前只有在電影中才看到的白色大床中，我拍拍她的肩，她半合的眼睛像條垂死的金魚，暗淡混濁，你們出去吧。

明天跟醫生說幫她換隻新藥吧，從前的藥把她弄得痴痴呆呆的。父親忙着安裝新買的 82 吋大電視，原本帶來的插頭不管用，這邊的插頭是兩腳的，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許多在那邊習慣用的電器也要買新的。父親把安裝說明書遞給我，看不明白，你來翻譯。我的英文只限於考試範圍，毫無實戰經驗，硬着頭皮指示父親把電視安裝到牆上，試了半天還是沒有畫面。網絡未開通，電費水費未繳交，車牌路試未通過，父親說人在異鄉，從頭開始，慢慢就會習慣。我在半夜偷偷溜了出門，到 24 小時營業的百貨公司買了一本實用英語詞典，至少要記得名和姓是倒轉來寫的，最初和最後。

拿到車牌那天下着細雨，路面濕滑，難度更高，父親說不用怕，減慢車速，小心看清楚就可以了。已經是第四次考了，若果這次再不通過，我便要再等半年才能夠重考，這邊不能開車如同斷了雙腿，加上每週要送母親到醫院覆診拿藥，接送妹妹上學，我又剛找到了工作，週一至五，夜班酒店前台接線員，只有父親一個人當司機，好不方便。辦好了登記手續，我聚精會神打開耳朵，他們說會叫我的名字三次，三次後不見人的話考試便自動取消。我從未試過這麼用力地聆聽自己的名字，要對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唯恐唯驚的感覺很陌生。父親不斷撥弄脖子上的項鍊，跟他並肩坐着才看見他的耳鬢冒出了幾條白髮，臉上泛着不知是因太陽的熾熱或是歲月的殘忍而長成的斑，淺褐色的一塊靜靜躺在眼角，有擴大加深的趨向，父親好像沒有留意到。幸好我以前的車牌可以直接換成新的在地駕照，考官的英語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說得太快，我一句也聽不懂，父親說，不過右軚換成左軚，還是有點差別，要適應。父親在那邊的時候是個巴士司機，對自己的車技頗有信心，幸好他不用重考路試，不然像我一樣把右聽成左，停車聽成發動的話，因語言不通而在自己最擅長的事上發揮失準，心情恐怕更差。下雨天路上的車特別少，考官着我繞一下試場便仁慈地讓我通過了，我一蹦一跳地下車，父親鬆了一口氣，放下一直揣着項鍊的手。

日子的流動看似毫無聲息，我們都拼命地適應，習慣，慢慢將過去的痕跡抹掉，暴力地蓋上新的基石，重新建立新生活。母親的病卻一直沒有好轉，她吃更多的藥，拜訪更多的專科醫生，可是她把自己埋藏得更深，在家裏的時候只會躺在床上，下陷的眼窩像是被人挖去了靈氣，嘴唇乾涸，說話也斷斷續續。四叔特意從外州來探望我們，他比我想像中魁梧，只看背影的話幾乎把他認作外國人。他說中文時帶着口音，把我的名字唸錯了好幾遍，我告訴他叫我英文名就好，他尷尬一笑，來了這邊太久連中文也忘了。四叔買了一盒甜甜圈作伴手禮，着我趁新鮮時吃，我還未習慣一大清早便吃得那麼甜，可是客人到訪，不好意思拒絕，我把甜甜圈擘開一半，糖霜混合吉士填滿了我的口腔，喉嚨黏結，太膩了。四叔上樓查看母親的情況，我跟在他的背後，聽他用蹩腳的中文和母親對話，四叔問母親適應這邊的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生活嗎，母親說沒有什麼適不適應的，他們喜歡就好。我站在四叔身後，他厚實的背忽然長成一堵圍牆，隔在我和母親中間，她的視線看不見我，又喃喃說了一句，他們喜歡就好。

喜歡是組抽象的詞，難以量化，並無換算單位。對那邊的喜歡跟對這邊的喜歡是否相同？喜歡這邊是否等於不喜歡那邊？算不上喜歡又是否等同不喜歡？喜歡與否也不太實際，我從未聽過母親說喜歡那邊或這邊，從未聽過父親說喜歡母親，可是我們依舊生活，不論在哪一處，我們只須習慣。

友人問我有沒有想起那邊的人和事，我回傳了一張天空的照片，這邊的天空很高很遠，好像能夠掛起所有的夢，可是我已經很久沒有做夢了。做夢和思鄉都是奢侈的想法，我不敢去拔起，結束工作後倒頭便睡，不敢失眠，不敢說累，不敢把這邊跟那邊比較。有些想法會如藤蔓般伸延攀長，漸漸令人變得萎靡枯燥，眼睛被闇影蒙蔽，心靈被蠶食得不見光亮。我怕，於是拚命地融入，結交當地人，練習英語，適應不同的換算，雖然偶然還是會在填寫姓名時猶豫，想過在將來入籍時索性把中文名字的拼音換成英文名，那麼在公眾場合被喚名時便更加自然，好像真正地屬於這個地方。

忙着適應，我們的日程表幾乎全錯開，父親和我上夜班，天亮的時候都是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睡眠惺松，迷迷糊糊，妹妹上高中，下課後兼職打工，回家時我已經要準備出門，本來姊妹關係稱得上無所不談，如今連吃飯相處的時間也擠不出，移民的代價。關係的疏離是日積月累的，像躲在梯級之間的苔蘚，總不是一下子冒出，而是在許多晦暗潮濕的日子中慢慢生長，終於探出頭來，讓人發現其存在，然後踉蹌滑倒。當妹妹告訴我她決定輟學結婚的時候我有這種感覺，被一直在縫隙間生長而我毫不察覺的苔蘚所絆倒，有點痛又有點無奈，滿心自責，竟沒有一早發現其生長的痕跡，事到如今，日照猛烈。對方是位比她年長二十年的大學教授，在離家三千多英里的東岸居住，正式註冊之後二人便會定居於紐約，妹妹說，我喜歡城市。我不贊成，近來網上騙案泛濫，對方恐怕是貪圖妹妹的青春和辛苦攢來的大學學費。姐，我想要一個家，妹妹用幾乎是乞求的眼神看着我，我想要安穩地過活。我說，安穩並不是愛。可是父母親也如此相守了那麼多年，我們過來這邊也是求安穩，不是嗎？我不懂得反應，像小時候父親堅定地說不要的那一次，我明白了，妹妹也累了，她想要一個能給予她物質和心靈層面上安穩的人，愛是次要，是不實際的。

妹妹搬走之後，母親的病情忽然好轉起來，她開始做飯，在我休假時叫我載她去市場，在如同巨型貨倉的市場中遊逛，家中只有三個人，一箱箱的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食物日用品的份量太多，母親推着空蕩蕩的手推車，話卻說得比以往生病的日子都多。以前總覺得外國的市場大得像監牢，陳列架高得令人窒息，母親說，來到這邊之後就發現空間大了，人好像也輕省一點。從市場回家，母親便會開始預備晚飯，她讓我幫忙切菜醃料，有時候一邊跟妹妹視像通話。妹妹在紐約的家小小窄窄的，像從前在那邊的家一樣，她對新生活讚口不絕，說話的時候表情很多，夾雜着口音，最近的口頭禪是，天啊，我忘了那個字的中文是怎樣說的。母親說，她這樣挺好的，好像已經適應過來了。晚飯通常只有母親和我，父親在家的時間越來越少，他報讀了社區大學的進修課程，晚上工作，回家只是梳洗睡覺，如同過客暫住，我沒有機會細看他臉上的斑有沒有減退，或加深。他總是覺得自己犧牲很多，從前和現在也是，母親說，他喜歡就好。有一次出門的時候我碰見父親摘下項鍊放在盒子裏，他說是公司要求，我倏地明白了母親的話，移民本就是一場具賭博成份的換算，我們都犧牲了一部分的自己來換取新的人生。我沒有問父親他的犧牲有換取到他所喜歡的人生嗎，我沒有問他的犧牲是值得的嗎？

時間終究會給予我答案。父親沒有讓我翻譯離婚書上的內容，我看到他的名字，最初和最後，整齊安靜地印在紙頁上，只差母親的簽名，他們就成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了最後。我問為什麼，父親說母親的病已經好了，我和妹妹已經定下來了，他沒有掛心的事了，他想要自由，想要到浩瀚無邊的太平洋看看這個世界。我以為父親怕海，可是又想起他早已摘下了項鍊，他死去的兄弟，他所犧牲的，他所換取的。母親似乎一早便洞悉到事情的發展，我驚訝於她的沉着冷靜，她的不在乎讓我無所適從，壓在心上的秘密不知從何抒發。在父親摘下項鍊的那天，我偷偷跑到他上班的地方，看見他泊好了車，上了另一輛車，俯身親吻車上等候的女人，二人擁作一團，下車的時候父親摟着女人的腰，開懷大笑。我以為他的犧牲是難過的，是被生活逼着走的，但原來他都心甘情願，他知道自己換取的是一個怎樣的新生活。

友人又問我這邊的生活習慣了沒有，我回傳了一張草地的照片，廣闊青翠，這邊隨便一個公園都好比標準足球場的大小，好像能承載所有憂慮不安，接收一切埋怨憤慨。現在我習慣了在飯後散步，有時候和母親一起，大多數時候獨自一人，走到累了便坐在大樹下，像從前在電影中看過的休閒外國生活，想起那邊的事又想起這邊的人。現在的我敢做夢了，我願所有的夢都能飄往這片天空，實現與否也沒關係，只要繼續活着，總有一天我不再說習慣，不用犧牲什麼也能換取到真正喜歡的生活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評語

作者以平實風格敘事，從移民之初的窮於適應到如今的雲淡風輕，語調平淡，卻處處見波瀾，到最後顯然是在這「換算人生」中，領悟了人生本該如此，此心到處悠然的要旨。

—李洛霞（黃珠華）女士

文筆真摯感人，從淡淡的哀愁中透著無奈與憂傷。

—馮偉才先生



二零二四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

<https://www.hkpl.gov.hk/tc/extension-activities/page/280732/WinningResults.html>